

朱彝尊《经义考》问世原因析论

张宗友

(南京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所, 南京 210093)

摘要: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《经义考》的问世原因, 指出该书既是中国经学与目录学发展的结果, 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, 同时还是朱彝尊生平经历与治学旨趣相互作用下的学术结晶。

关键词: 朱彝尊; 《经义考》; 经学; 目录学; 清初学风

中图分类号: B22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07)05-0043-04

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三百卷^①, 通考历代经义, 集经学目录之大成。关于该书问世原因, 一种观点认为, 该书是朱氏晚年“著书自娱”的产物。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廷敬^②、田凤台^③等。另一种观点认为, 该书系朱氏惧经学遗编之放失而作。持此说者有朱稻孙^④、周中孚^⑤、翁衍相^⑥等。以上两种观点, 实际上均源于朱氏本人(见其《寄礼部韩尚书书》, 参下文所引), 而未免过于简单。如果把《经义考》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, 那么, 该书之问世, 既是经学、目录学发展的结果, 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, 同时还与朱彝尊生平经历密切相关, 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结晶。本文谨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, 加以论析。

一、经学发展的结果

在中国传统学术结构中, 儒学居主流地位, 经学则是儒学的中心。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为论述核心的经解著作, 汗牛充栋, 既是中国学术及文化的主要载体,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哲

学、历史、文学和社会制度等的基本典籍。

两汉经师解经, 或以口说, 或以章句, 而以名物训诂为主。又争立博士, 群趋禄利之途, 特重师法、家法。汉末, 郑玄兼综今古, 遍注群经, 集两汉经学之大成。魏代王肃亦遍解群经, 与郑氏争胜。至南北朝时, 则演为南学、北学, 递有新解。笺注义疏等经解形式, 渐次完备。至唐, 出现了诸经义疏的结撰之作, 即孔颖达等奉诏修撰并颁为范式的《五经正义》。所采传注^⑦, 俱为名家之选。“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, 号曰《正义》, 自是以来, 著为定论, 凡不本于《正义》者, 谓之异端。诚学者之宗师, 百世之所取信也。”^⑧《崇文总目》卷一《毛诗正义》提要云: “诗学之家, 此最为详。”^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十一《礼记正义》提要: “采摭旧文, 词富理博, 说礼之家, 钻研莫尽。”^⑩可见学林之推重。其后贾公彦又采郑注, 成《周礼注疏》、《仪礼注疏》, 虽继踵前业, 以补未备, 而其总结前代注疏之用心, 与孔氏相同。盖由魏至隋, “战争相寻, 干戈是务”, 或焚燬于周师, 或漂没于底柱^⑪, 文化典籍, 毁灭无算。《正义》、《注疏》之撰, 对前代传注之保存, 无疑起了积极作用。但是, 孔、贾等在撰述时, 奉行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则, 对前人注疏不敢议论其非, 严重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。陈寅恪指出:

① 本文使用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本, 许维萍等点校、林庆彰等编审, 台北: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, 1997年版。
陈廷敬: 《午亭文编》卷三十五, 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(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86年版)。
田凤台: 《朱彝尊与《经义考》》, 载林庆彰、蒋秋华主编之《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研究论集》, 台北: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, 2000年版, 第63页。
朱稻孙: 《经义考识语》, 《经义考》前附。
周中孚: 《郑堂读书记》卷三十二《经义考》提要,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3年版, 第151页下。
翁衍相: 《朱彝尊《经义考》》, 载《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研究论集》, 第53页。

收稿日期: 2006-12-11

作者简介: 张宗友(1973—), 安徽金寨人, 文学博士,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讲师。主要研究方向: 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学术史。

⑦ 《五经正义》所采各家传注为: 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, 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; 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, 托名汉孔安国传; 《毛诗正义》四十卷, 汉毛公传, 郑玄笺; 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, 郑玄注; 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三十六卷, 晋杜预注。
⑧ 《经义考》卷十四孔颖达等《周易正义》条下引王祹语。
⑨ 王尧臣、王洙、欧阳修等: 《崇文总目》, 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, 第674册, 第8页。
⑩ 纪昀等撰,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: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(整理本),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年版, 第265页。
⑪ 参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。

唐太宗崇尚儒学,以统治华夏,然其所谓儒学,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。又高宗、武则天以后,偏重进士词科之选,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,盖其所谓明经者,止限于记诵章句,绝无意义之发明。^①

士子关注重心,不在发明经义,那些未经采录之注疏,则有递将泯灭之危险^②。是以考求散逸及刊落之古注义疏,即成为后世儒家之新责任。如就《易》而论,王注既用,汉《易》遂微。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能采子夏以降三十五家之说,故被推为“可宝之古笈”^③。

宋明理学兴盛,表彰《四书》,虽然也出现了三部《大全》^④,引领士林学风,但是,对经义的解释既然定于一尊,学者的创造性自然受到抑制。《大全》之内容,重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释,对古注义疏则不复措意。其书之编撰,以抄撮为主。朱彝尊对此,曾予详考,结论道:“所谓《大全》,乃至不全之书也。”^⑤抄撮之外,又有割裂之弊。顾炎武曾有考辨^⑥,痛陈其书“仅取已成之书,抄眷一过,上欺朝廷,下诳士子”,而“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,上下相蒙,以饕禄利”,“经学之废,实自此始”。至谓“八股行而古学废,《大全》出而经说亡”^⑦。既废古学,遑论对前此经义之总结。四库馆臣至欲“覆瓿置之”,以讥其陋^⑧。然而两宋及有明却是经学著述最丰赡之时期,就经学发展理路而言,势必要出现能考求历代经义的结撰之作。清朝定鼎之后,用以安抚、牢笼士子的手段,依然采用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;表现在经典整理上,则出现了数部名为“御纂”、“敕撰”之书。但从其编撰及影响上看,也不过是《大全》之绪余,难称总结之作。

二、目录学发展的结果

作为对某一时期文化典籍的著录与反映,中国目录之见重,不仅在甲乙部次,编类群籍;而尤在能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反映学术发展之概貌与趋势。章学诚、朱一新、汪辟疆、余嘉锡等,对此均有论述^⑨。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,即反映了先秦至汉以来的学术流别,奠定了后世目录的基本体制。刘氏父子藉此构建起郡县制帝国的新王官之学,并使经学居于中国学术体系的核心地位^⑩。

经学目录专录经学著作的性质,决定其最适宜于反映经学源流。但是,自汉迄明末,并没有一部真正能反映经学发展的学科目录的出现。有限的几部,也各有其不足。如郑玄《三礼目录》,虽有首创之功,但毕竟以三种礼书为主,不及他经;或仅被视为“一书之目录”^⑪。下及明代^⑫,朱睦㮮《授经图义例》之著述重心,在授经源流之图,后附仅为简目。其《经序录》一书,又重在简目下辑录之序文。姚名达谓此二书“非纯粹目录体裁”^⑬,不无道理。

综上所述,由汉至清初,长达一千八百年左右,竟然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源流的学科目录。虽然目录学对于学术的反映,常常有滞后的现象,但是相对于史学目录与文学目录而言,经学目录的稀少和粗疏仍然令人诧异。汪辟疆认为:“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书,而非疏通致远之儒,不足以膺此大业,宜乎旷百世而一遇也。”^⑭不得其人,或即重要原因之一。

如果说,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反映了经学时代^⑮来临之时及其前的学术源流,那么,在经学时代开始之后并经过漫长的发展,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发展脉络的学科目录,无疑是符合目录学发展内

① 陈寅恪:《论韩愈》,载其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1年版,第321页。

② 张尔田论六艺之厄:“……四厄于唐人之义疏,刊落异家。”参其《史微》卷四《经辨》,黄曙辉点校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版,第87页。

③ 《总目》卷一《周易集解》提要,整理本第7页。

④ 案:三部《大全》,指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及《性理大全》,均由胡广、杨荣、金幼孜等奉敕编。三部《大全》,定朱子于一尊。

⑤ 案:此为《经义考》卷四十九胡广等《周易传义大全》条下按语。《总目》卷五《周易大全》提要,即采朱氏此论。

⑥ 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一“朱子《周易本义》”条,黄汝成《日知录集释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版,第3~4页。

⑦ 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一“《四书五经大全》”条,第11~13页。

⑧ 《总目》卷二十八《春秋大全》提要,整理本第362页。

⑨ 参章学诚:《校雠通义叙》(见叶瑛《文史通义校注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1994年版);朱一新: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二(北京:中华书局,2000年版);汪辟疆:《目录学研究》(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版);余嘉锡:《目录学发微》(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年版)。

⑩ 参徐兴无《刘向评传》(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5年版)第九章《校书(二)》之论述。

⑪ 汪辟疆:《目录学研究》,第1页。

⑫ 宋代欧阳仲《经书目录》已佚,体制无考。高似孙《经略》,虽然可以推测为经学目录,但也因为亡佚了,不宜置评。

⑬ 姚名达: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269页。案:明代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,系《授经图》于经总解类;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将朱氏《经序录》、《授经图考》二书俱入经总解类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919册,第572页);《经义考》则系于群经类;可见俱以兼解群经之书视之。

⑭ 汪辟疆:《目录学研究》,第8~9页。

⑮ 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,自孔子讲起。二时代之分,则在汉武帝(参冯著《中国哲学史》(上册)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版,第18~25页)。本文借用这一概念,表明基本的学术分期。

在理路的。

三、清初学风的影响

清初学风，崇尚笃实。溯其缘由，大端有二。一为宋明理学内部实学倾向之发展。程朱理学一派，欲辟佛老，乃回归元典，重新阐释，思以有所树立；而考求经典之本来面貌，径求大义，无疑最为佳径^①。故自宋以降，疑经辨伪者，所在多有。这一辨伪求真的征实路向，经由清初顾炎武、阎若璩等人之努力，在经学、小学等方面得以光大。陆王心学一派，至晚明时，其内部亦有走向征实之动向，舍空谈而趋实践。如顾宪成、刘宗周等，均有纠偏之举；清初黄宗羲光大其学，在史学上开浙东一派^②。对于理学内部由“尊德性”向“道问学”的转变，即转入考证学的过程，余英时标出“内在理路”(inner logic)之说，加以阐释^③。

二为对明朝覆亡之反思。满清以关外异族，入主中原，给当时读书人以莫大刺激；而反思亡国之由，则归因于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弊。这一点，尤以易代之际的遗民学者言之最切。顾炎武谓当时士人惟知“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”^④。朱彝尊也指出其时“士守绳尺，无事博稽，至问以笺疏，茫然自失”^⑤。至清中叶，政局稳定，学者心气，较为平和，然对王学末流，批评颇多。如全祖望云：“自明中叶以后，讲学之风，已为极弊，高谈性命，直入禅障，束书不观，其稍平者则为学究，皆无根之徒耳。”^⑥民初梁启超总结清初学风时说：

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弊之后，学者习于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，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。炎武等乃起而矫之，大倡“舍经学无理学”之说，教学者脱宋明儒霸

勒，直接反求之于古经。而若璩辨伪经，唤起“求真”观念，渭攻“河洛”，扫架空说之根据：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。

王学末流之弊，学风空疏之外，还表现在行为放纵上。顾炎武因倡“博学于文”与“行己有耻”^⑦，加以补救，欲端正人心，通经致用。

由此看来，清初征实学风的形成，实受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合力的影响。朱彝尊由明入清，身被易代之痛，而以一己之力，对经学典籍作大规模之搜辑与著录，既能集经学目录之大成，又能在经学辑佚及辨伪等方面有所贡献；显然，他一方面惩于晚明王学之弊，另一方面又上承理学考辨之风；故其用心，正与顾炎武等诸儒相同^⑧。王国维论清初学术之变云：“顺康之世，天造草昧，学者多胜国遗老。离丧乱之后，志在经世，故多为致用之学。求之经史，得其本原，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，而实学以兴。”^⑨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之撰，实于国初学风之变，与有力焉。

韦政通以晚明以降为儒学复兴之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有两个重点，第一是重视经验知识，以后发展为典籍与文献之考证；第二是经世思想。对于第一点，韦氏认为是“乘王学末流之弊而起，由思想的内在理路转出”^⑩。通过以上讨论，可知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之撰，正合斯旨。

四、朱彝尊本人经历及治学旨趣

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三《寄礼部韩尚书书》有云：

彝尊……见近日谭经者，局守一家之言，先儒遗编，失传者十九，因仿鄱阳马氏《经籍考》而推广之，自周迄今，各疏其大略。微言虽绝，大义间存，编成《经义考》三百卷，分“存”、“佚”、“阙”、“未见”四门，于十四经外，附以逸经、毖纬、拟经、家学、承师、宣讲、立学、刊石、书壁、镂板、著录，而以通说终焉。……近又辑《明诗综》百卷，亦就其半。此外，欧阳子《五代史》注、《瀛洲道古录》，虽草创而未成也。

① 陈寅恪指出，宋儒扫除章句，直接从经典中探求微旨的方法，实启自韩愈对禅宗之借鉴。参其《论韩愈》一文，载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第321~323页。

② 参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45页。

③ 余英时：《论戴震与章学诚——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0年版，第2~3页。案：余氏又以宗周弟子陈确《大学辨》与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为例，指出义理之争必然折入经学考证。儒学由“尊德性”向“道问学”的转变，余氏称为“儒家智识主义(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)的兴起”(第18~20页)。

④ 顾炎武：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，载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)，第1402册，第89页。

⑤ 朱彝尊：《(五经翼)序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四(上海涵芬楼影印清原刊本)。

⑥ 全祖望：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十六，载《全祖望集集校集注》(第二册)，朱铸禹汇校集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1059页。

⑦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4页。

⑧ 顾炎武：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，载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，第90页。

⑨ 案：《总目》卷一百一十九《通雅》提要云：“惟[方]以智崛起崇祯中，考据精核，迥出其上。风气既开，国初顾炎武、阎若璩、朱彝尊等沿波而起，始一扫悬揣之空谈。”(整理本第1594页。)视顾、阎、朱三氏为同道。

⑩ 王国维：《沈乙庵七十寿序》，载《王国维文集》第一卷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97页。

⑪ 韦政通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年版，第882页。

所撰诗古文义，取辞足以达，未尝有模范于胸中而后下笔，聊以自娱而已。……泰山孤生之竹，峄阳半死之桐，一遇赏音，妄思千古，惟先生是赖矣。

这篇书信，为朱氏罢官、亡子之后所写。朱氏一生，颠沛流离，颇多磨难：青年受业，不务时艺；中年落魄，奔走江湖；晚年入仕，两度罢官；暮年归隐，用心著述。从早岁抗清之志士^①，到寄人篱下之幕客；从欲有所为之官僚，到失意而归之老儒，可以说，这篇书信，显示的是经历了失意归隐及丧子之痛的苍凉心境。“孤生之竹”、“半死之桐”，斯喻何其沉痛与凄凉。细绎其文，则“聊以自娱”之说，实针对所撰“诗古文义”而言，当是自陈心迹的谦逊之辞。同样，所谓仿《经籍考》体例而作《经义考》之说，也是朱氏谦辞，并非的据。

朱彝尊撰《经义考》，在上述表征之外，还应归因于他对六经的醉心与尊崇。观其《谒孔林赋》^②：

惟先师之遗泽，道莫著乎六经。配光华于日月，若迭奏之琴箏。……愿为林户，躬耕墓田。庶几近圣人之居，读圣人之书，将不得为圣人之徒也与！

在朱彝尊看来，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及遗泽所在，因此，他宁愿做一个躬耕墓田而能读圣人之书的林户。他赞叹道：“六经之义，如江河日月，无所不该。”^③又自陈云：“彝尊不学，狙于章句，六经之无所者，不敢遽定其有。”^④一切以六经为依归，因而极力主张在《明史》中设《儒林传》，以涵包《道学传》：

……然六经者，治世之大法，致君尧、舜之术，不外是焉。学者从而修明之，传心之要，会极之理，范围曲成之道，未尝不备；故《儒林》足以包《道学》，《道学》不可以统《儒林》。夫多文之谓儒，特立之谓儒，以道得民之谓儒，区别古今之谓儒，通天地

人之谓儒：儒之为义大矣，非有逊让于道学也。

除论史外，复以论文：“是则六经者，文之源也，足以尽天下之情、之辞、之政、之心，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。”^⑤“诗篇虽小技，其源本经史。”^⑥朱氏以六经为文章之源，并以此为标准，评论历代创作，指导作文之法^⑦。可以推论的是，在宗社倾覆、抗清无望的情况下，搜辑遗逸，网罗放失，撰成集历代经义之大成的著作，不失为一种有所担当的明智选择。朝代可以更迭，圣人之道、六经之教，绝不可废，当是朱氏坚守不渝的信念。

此外，朱彝尊本人之治学旨趣，既崇六经，又尚博学，而且交游极广，聚书能达八万卷之巨，客观上为《经义考》的编撰提供了必要的文献条件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《经义考》得以问世，并非仅仅是朱彝尊“辑学著述自娱”或惧“先儒遗编失传”的产物，实为经学、目录学、清初学风、朱氏经历及其治学旨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学术结晶。

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 the publication

of Zhu Yizun's *Jing Yi Kao*

ZHANG Zong-you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ancient books,
Nanjing University, 210093)

Abstract: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 the publication of Zhu Yizun's *Jing Yi Kao* from an ang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, that his book is a result of developments of China's confucianism and bibliography, a product of factualistic style of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, and a frui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Zhu Yizun's experiences of all his life and his scholarly essential thoughts.

Key words: Zhu Yizun; *Jing Yi Kao*; confucianism; bibliography; style of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

(责任编辑：刘兵)

① 参朱则杰：《朱彝尊抗清考》，载其《朱彝尊研究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115～138页。

② 朱彝尊：《曝书亭集》卷一。

③ 朱彝尊：《〈授经图〉序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四。

④ 朱彝尊：《与孙侍郎书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一。

⑤ 朱彝尊：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二。

⑥ 朱彝尊：《答胡司臬书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三。

⑦ 朱彝尊：《斋中读书十二首》之十一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二十一。

⑧ 朱彝尊：《与李武曾论文书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十一。